

# 名家佛性散文選



感悟卷 · 天心月圆



梁衡 主编

李玉林  
丁东元

海天出版社

# 名家佛性散文選

感悟卷·天心月圓



丁亥年  
海天出版社

海天出版社

林衡昕  
季羨  
梁歸國  
丁放鳴

林衡昕  
季羨  
梁歸國  
丁放鳴

问编

顾主

执行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心月圆(感悟卷)/梁衡主编. —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07

(名家佛性散文选)

ISBN 978-7-80747-127-1

I. 天… II. 梁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02829号

敬告作者: 本书所收作品的使用权及稿酬样书支付等相关事宜, 本社已委托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代理, 请与该公司联系, 电话: 010-68003887转5103。

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)

<http://www.hph.com.cn>

策划: 旷昕 责任编辑: 丁放鸣 谢芳

责任技编: 蔡梅琴 装帧设计: 海天龙

---

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:83461000

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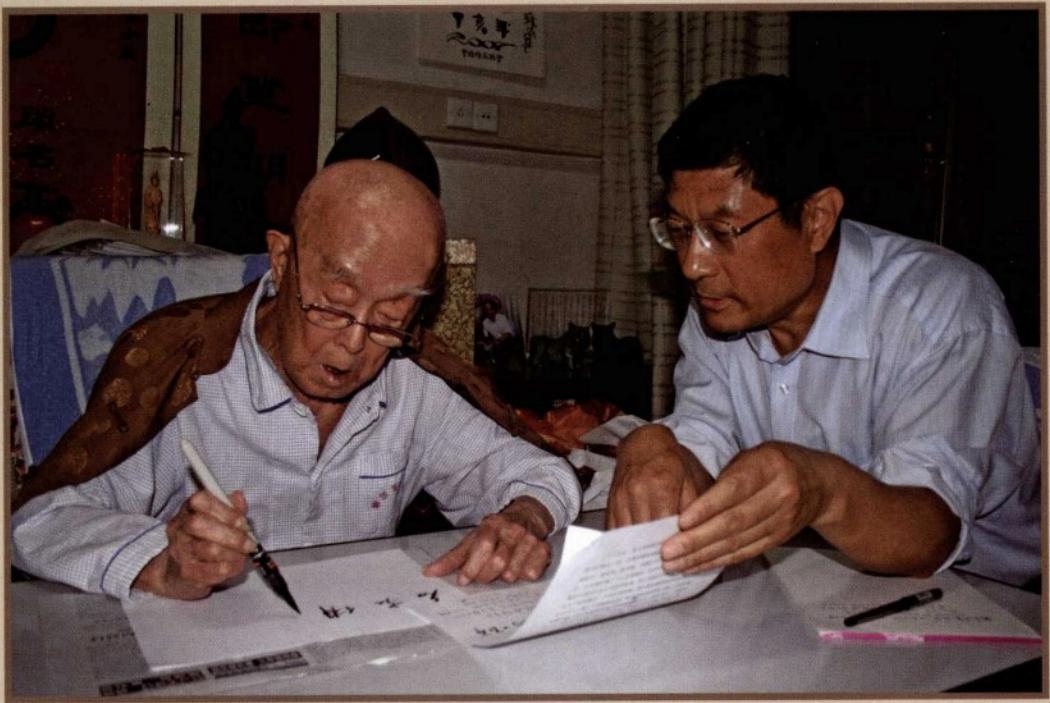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: 787mm×1092 mm 1/16 印张: 16.5

字数: 212千字 印数: 1-5000册

定价: 38.6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季羡林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（右为本书主编梁衡先生）。

摄影：霄羽



# 序



## 反求我心 大慧大觉

梁衡

最近我去拜访97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，我知道他是研究佛教的，便问先生：“你信不信佛？”他说“不信”。我又问：“宗教为什么还会存在？”他说：“因为科学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。剩下的只好求助宗教。”又问：“宗教到底何时能消亡？”他说：“恐怕到共产主义也消亡不了。人的心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。”

佛教在中国，就是这样，许多人信，许多人不信。各有各的理由，各有各的角度。但不管信还是不信，它是一种客观存在，从东汉传入中国，已存在了两千多年。不但存在还有发展，甚至发展之后又再传回它的故乡印度，季羡林先生称之为文化史上很少见的宗教“倒流”。不但有“倒流”，还有“横流”，它又从中国传到日本，传到欧美等地，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。这说明什么，说明它有用，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世界，特别是解释人生和人的心理。另外，还说明中华文化的博大，具有宽容与创新的精神。它没有排外、自闭，也没盲目膜拜，自卑自怯，而是开放吸收，兼容并蓄，进而改革创新。中国古代之佛教早已不是印度之佛教，现在之佛教也不是过去之佛教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又新创几宗几派，已无人能说清。特别是禅宗经六祖革新之后，禅与



| 感悟卷·天心月圆 | 1  
ganwujuan · tianxinyueyuan

佛几乎是两个概念。佛教与其他宗教之大不同处是不搞神秘宗教，强调自我体验，我心皆佛，人人可立地成佛；不宣传神主救世，而强调自度度人。有宽忍、无私、利他、和谐的一面，是积极的。中国文化在佛教西来之前，便有道，强调无为，重自然规律；有儒，强调自强不息，济世救民；再加上佛的慈悲，中华文化就三足鼎立，巍然浩然，源远流长。至今中国许多名山、市井的古庙里，都三教共奉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就是在人们平常的处世用事中也常常是进为儒，守为道，退为佛，像是一套武功的攻防进守，又像是一个人时而兴奋时而沉静。所以，如林则徐这样的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，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。而他那副名联“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；壁立千仞，无欲则刚”，你已无法确指这里是儒、是道、还是佛。文化，是很有意思的事，就像一道好菜，当你细品其色、香、味时，已无法说清，其中是哪一种料在起作用。

对佛的体验有一句话讲得最通俗明白：“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”你自己去体会吧，说出来的就不算是佛，这大概就是禅味，其实是哲学。当年爱因斯坦与波尔两位物理学家争论物质能不能准确测量，直到死谁也没有说服对方。爱氏说能，波氏说不能，叫“测不准原理”。比如用温度计测水温，你看到的温度是水加上温度计及环境的温度而不是水的准确温度。有一次毛泽东接见外宾，赵朴初陪同，客人未到，毛即风趣地说：“赵朴初，即非赵朴初，是名赵朴初。佛教有没有这个公式？”赵答：“有”。是又不是，测不准，正是哲学境界。佛教传入中国后得华夏文化之灵，浴神州风土之情，是佛教，即非佛教，是名佛教。就像波尔的那支温度计上的温度，是水温，即非水温，是名水温。它已是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政治、人生修养等等的一种混合体了。一部红楼梦，有人读情，有人读理，有人读阶级斗争；一部佛教，更是中国人两千年来读不完的书。你看，像梁启超、胡适、鲁迅这样的大家都曾苦心研究佛教，鲁迅还出资刻过佛经。而李叔同、金



庸等作家、艺术家则干脆皈依佛门。这是佛教的妙处，每个行为都能在它的思维下找到一种实现的方法，每个人都能在它的背景下找到一个自我。山西隰县小西天寺里，有一副对联：“佛即心，心即佛，欲求佛，先求心，即心即佛；因即果，果即因，种甚因，结甚果，是因是果。”当我们谈佛说禅时，其实在探寻自我，研究我与周围世界的关系。这种含义是说不很准的，也是“测不准原理”。我心茫茫，佛法无边，唯其不准才有大用，才有发挥的空间，两千年不衰，天地间永驻。我们对佛千万不敢太认真，烧香拜佛，求其显灵；或打坐入定，求其忽通，那不是佛的本意。列宁说，真理不可太死板，也不能太灵活。至于掌握到一个什么样的度，还是那句话，饮水人冷暖自知，你自己慢慢去品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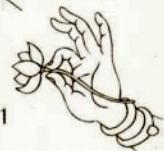
两千年来，佛教在中国是一本读不完的书。这里我们选编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，一些名人的读佛笔记和心得，共分为人物、感悟、山水、艺术四大卷，总名《名家佛性散文选》。本书的编选得到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指导和支持。编选完毕，先生听着我的介绍，欣然题写了书名！在此我代表所有参佛悟佛的人们感谢季老！本书目的不在拜佛学佛，而在参佛悟佛，反求我心，大慧大觉。

是为序。

2007年5月5日 于北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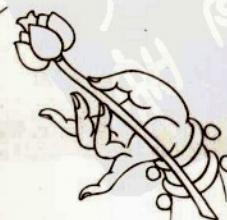


# 目 录



序：反求我心 大慧大觉	梁 衡 / 1
印光法师开示	印 光 / 1
佛法为今时所必需	欧阳竟无 / 5
仁学序	梁启超 / 13
逍遥游辞引	杨 度 / 15
复五妹杨庄函	杨 度 / 19
佛教与人生	圆 瑛 / 24
佛教与做人	圆 瑛 / 26
佛教疗养之法	圆 瑛 / 31
培风学校讲演	圆 瑛 / 34
南闽十年之梦影	李叔同 / 36
最后之忏悔	李叔同 / 43
惜 福	李叔同 / 46
佛法与孔子之道	太 虚 / 48
学佛先从做人起	太 虚 / 54
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	胡 适 / 58
香 愿	许地山 / 71
佛无灵	丰子恺 / 73
善恶的始源	周叔迦 / 77
劝人读经	沈从文 / 80
《佛教常识问答》序	赵朴初 / 82
先立乎其大者	巨 赞 / 84
人生的觉悟与信仰的生命	苏渊雷 / 95

关于信佛	张中行 / 97
禅与现代人的生活	星云 / 102
惠能和尚的偈语	秦牧 / 108
生之奥秘	耕云 / 113
禅的生命 禅的正受	楼宇烈 / 116
皈依的心路	金庸 / 122
打菩萨和塑菩萨	流沙河 / 126
人类死亡史上的奇彩	洪丕谟 / 129
禅者的态度	洪丕谟 / 132
尼僧的生活世界	洪丕谟 / 135
回忆五台山车祸	蒋子龙 / 139
九华山悟佛	梁衡 / 147
佛魔一念间	韩少功 / 153
空谷足音	韩少功 / 166
亲切与真实	林谷芳 / 168
天心月圆	林清玄 / 172
柔软的耕耘	林清玄 / 178
一朵花，或一座花园？	林清玄 / 182
天星元不动 祥云自去来	林清玄 / 190
结缘雪窦寺	戴厚英 / 195
佛门的境界与经济学的缺陷	陈彩虹 / 209
一日佛门	郭淑敏 / 218
读书与悟道	觉禅居士 / 223
我的学佛心路历程	叶曼 / 233
夏威夷佛缘	丁岚 / 241
<b>跋：晴佳雨亦佳 好景随缘取</b>	旷昕 / 254





# 印光法师开示

印 光

念佛一事，最要在了生死。既为了生死，则生死之苦，自生厌心；西方之乐，自生欣心。如此则信、愿二法，当念圆具。再加以志诚恳切，如子忆母而念，则佛力、法力、自心信愿功德力，三法圆彰，犹如果日当空，纵有浓霜层冰，不久即化。

人之处世，一一须按当人本分，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。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，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。须知了生死，愚夫愚妇则易，以其心无异见故也。若通宗通教，能通身放下，做愚夫愚妇工夫，则亦易；否则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。净土法门，以往生为主，随缘随分。专精其志，佛决不欺人，否则求升反坠，乃自误耳，非佛咎也！

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闻，生死难了。我等幸得人身，生中国，闻佛法，所不幸者，自愧业深障重，无力断惑，速出三界，了生脱死耳。然又幸得闻我如来彻底悲心所说之大权巧、异方便，令博地凡夫带业往生之净土法门，实莫大之幸也。若非无量劫来深植善根，何能闻此不可思议法，顿生真信，发愿求生乎？

念佛一法，重在信愿；信愿真切，虽未能心中清净，亦得往生。何以故？以志心念佛为能感，故致弥陀即能应耳。如江海中水，未能了无动相，但无狂风巨浪，则中天明月，即得了了影现





维摩演教图

金·马云卿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维摩，也称维摩诘，是佛教中一位著名人物。此图描绘了维摩向奉佛祖之命前来探病的文殊师利以及僧侣、天女讲授大乘教义的情景。

矣。感应道交如母子相忆，彼专重自力，不仗佛力者，由不知此义故也。

念佛虽贵心念，亦不可废口诵；以身、口、意三，互相资助。若心能忆念，身不礼敬，口不持诵，亦难得益。世之举物者，尚须以声相助，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？所以《大集经》云：“大念见大佛，小念见小佛。”古德谓大声念，则所见之佛身大；小声念，则所见之佛身小耳。而具缚凡夫心多昏散，若不假身、口礼诵之力，则欲得一心，未由也已。

贪、瞋、痴心人人皆有，若知彼是病，则其势便难炽盛。譬如贼入人家，家中主人若认做家中人，则全家珍宝皆被彼偷窃净尽；若知是贼，不许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，必须令其远去净尽，庶财宝不失，而主人安泰矣。古德云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贪、瞋、痴一起，立即觉了，则立即消灭矣。若以贪、瞋、痴为自家正主，则如认贼为子，其家财宝必致消散矣。

念佛之人必须事事常存忠恕，心心提防恶愆。知过必改，见义勇为，方与佛合。如是之人，决定往生；若不如是，则与佛相反，决难感通。





凡人改过迁善，并修净业，惟贵真诚，最忌虚假。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，内存不忠不恕之心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如此，方可希圣希贤，学佛学祖；为名教之功臣，作如来之真子，固不在穷达缁素上论也。

学道之人，居心立行必须质直中正，不可有丝毫偏私委曲之相。倘稍有偏曲，则如秤之定盘不准，称诸物而轻重咸差；如镜之体质不净，照诸像而妍媸莫辨。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，辗转淆讹，莫之能止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十方如来，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，皆以直心。”心言直故。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永无诸委曲相。《书》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故知世、出世间圣人，皆以质直中正本也。

为人子者，父母之德，固宜表彰。其表彰之法，注重躬行。必须克己复礼，闲邪存诚。知过必改，见义勇为。明因识果，戒杀放生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。自行化他，同生净土。能如是者，人纵不知其父母之德，而以景仰其人之德，并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。以为潜修已久，故有如是之令嗣。否则纵父母祖宗有懿德，人所共知，因其人不肖，必疑其父母祖宗虽有懿德，或复兼有隐恶。否则懿德之门，何为出此不肖之子孙耶？以是知立身行道，即为表彰父母祖宗之德。为人子者，宜如何主敬慎独，躬行实践，以期无忝所生也！



世有贤母，方有贤人。古昔圣母从事胎教，盖钩陶于稟质之初，而必期其习与性成也。世以太太称女人者，盖以太姜、太任、太姒三圣女，各能相夫教子，以开八百年之王业者，用称其人焉。余常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又常谓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者，盖指克尽妇道、相夫教子而言也。无如今之女流，多皆不守本分，妄欲揽政权，做大事，不知从家庭培植。正所谓聚万国九州之铁，也铸不成此一个大错。以故世道人心愈趋愈下，天灾人祸频频见告。虽属众生同分恶业所感，实由家庭失教所致。以故有天姿者，习为狂妄；无天姿者，狃于顽愚。使各得贤母以钩陶之，则人人皆可为善士，穷则独善，达则兼善。夫何至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，弊窦百出，民不聊生乎哉？



印度波罗时期的般若波罗蜜多像

般若波罗蜜多为佛教万神殿中至高无上的女神。



# 佛法为今时所必需

欧阳竟无

云何谓佛法为今日所必需耶？答此问题，先需声明几句话。便是一切有情，但有觉、迷两途，出迷还觉，舍佛法别无二道。是故欲出迷途必由佛法。佛法者，非今日始需，非现在始需，又非特中国人始需，又非特人类始需。佛告须菩提：“诸菩萨摩诃萨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无色、若有想、若无想、若非有想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”遍极大千沙界，穷极过、现、未来，一切一切，无量无边，皆佛法之所当覆，皆菩萨之所当度者。而于时间则分现在，于空间则分中国，于众生则分人类；而曰人类当学佛法，中国人必需佛法，现在当宏佛法，若是舍弃菩萨大愿，是为谤佛法非宏佛法也。然而谓佛法为今日所必需者，谓夫时危势急，于今为极，迫不及待，不可稍缓之谓耳！

纵观千古横察大地，今日非纷乱危急之秋乎？强凌弱，众暴寡，武力专横，金钱骄纵，杀人动以千万计，灭国动以数十计，阴惨横裂祸乱极矣！虽然，此犹非所最痛，亦非所最危，所谓最痛最危者，则人心失其所信，竟无安身立命之方，异说肆其纷披，竟无荡荡平平之路。庄生有云：“哀莫大于心死”。而身死次之，心既失其所信而无可适从，于是言语莫知所出，手足不知所措，



行为不知所向，潦倒终古醒晦一生，如是而生生曷如死。且夫人心不能无所用，不信于正则信于邪；人身不能无所动，不动于道则动于暴，如是则盗窃奸诡何恶不作矣！然则，今日世界之乱特其果耳，今日人心之乱乃其因也。盖彼西欧自希腊、罗马之末，国势危惴，学说陵夷，于是北方蛮族，劫其主权，复有犹太、耶教，劫其思想，千余年间，是称黑暗时代，然人心不能久蔽而不显，思想不能久屈而不伸，爰有哲学家破上帝造物之说，除迷信，破形而上学，而一元、二元之论，唯心、唯物之谈，纷纭杂出。

嗣有科学家研物质学，创造极多，而利用厚生日用饮食之事，于兹大备，二者之间，科学盛行。持实验主义者，既不迷信宗教亦不空谈玄学，以为人生不可一日离者，衣食住也，要当利用天然以益人事，本科学之方法谋人类之幸福耳。夫利用厚生亦何可少，人类一日未离世间，一切有情皆依食住，是故科学家言甚盛行也。虽然，人心不能无思，所思不能以此衣、食、住为限，人心必有所欲，所欲不必唯在物质之中，而欲人之尽弃哲学妙理而不谈，而不思，而不欲，此大不可能之事也。又况唯是主张人生，于生从何来，歿从何去，一切不问，但以数十年寒暑之安乐为满足，其或有鄙弃此数十年之寒暑为不足，而更思其永久者，则又将奈何？又况科学进步，物质实在之论，既已不真，盖彼安斯坦辈之所要求者，唯一方程式耳！罗素辈目中所见之物非物也，所见之人非人也，一件一件事情由论理学而组织之耳！由此以谈，则所谓人者何？一方程式耳！物质者何？现象之结合耳！如是一切虚幻，除虚幻更无有实，是人生之价值既已完全取消，又何必劳劳终日，苦心焦思，以事创造，以事进取耶！

是故今之哲学家言，科学家言，大势所趋，必归于怀疑论。然于此际有异军起，一切哲学、理智及科学方法、论理学概念废而不用，以为此皆不足以求真，皆不足创造，而别有主张，号为直觉；谓此直觉但事内省，便可以得一切真，见一切实，便可以创造进步，使生命绵延于无穷，则所谓柏格森者是也。平心论之，



人类之行为岂果出于理智？一举一动而必问其所以然，而必推其结果，则天地虽大，实无所措其手足矣！是故为行为之动力者纯属感情，则欲事创造生活良以直觉为当。虽罗素主张理性，而于行为则认冲动为本，故欲生命之绵延，柏氏主张诚非无见。又科学之组织，纯以概念观念为具，以方程为准，概念也，方程式也，皆名言也，皆假说也。名言所得，唯是名言；假说所得，唯是假说。欲求本体，亲证真实，愈趋愈远，是故柏氏之反对科学，亦非无故。虽然，彼所主张之直觉，遂至当乎？遂无弊乎？当知吾人同在梦中，于此梦中，一切之意志感情知识均不可恃，则彼直觉亦胡可恃，盖杂染种子，纷措混淆，随缘执我，所得常为非量故也。直觉之说非至当也，而彼主张理性、主张科学者，又即以修正此情感冲动之错误为其理由。故罗素反对柏格森曰：“文明人都由理智，野蛮人反之，人类都用理智，动物反之，如尚谈直觉，则请回到山林中可也。”以吾观之，使今人准柏氏之道而行之，弃科学规律而不用，盲参瞎证，取舍任情，其不流入武断派者鲜也！是故今日哲学界之大势，一面为罗素之现象论，一面为柏氏之直觉论，由前之势必走入怀疑，由后之道必走入独断。平心而论，罗氏、柏氏果非昔日之怀疑派独断派乎？不过科学进步，其所凭藉以怀疑独断者根据既厚，以视昔之怀疑独断者为有进步焉耳！然在昔怀疑独断风行一世之日，又岂非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莫可夺者？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，二者之辨，相差何能以寸也。

抑又以理推之，今后之哲学当何如耶？吾意继罗、柏而起者，必有风行一世之虚无破坏灭派，何者？西方哲学于相反两家学说之后，必有一调和派出现，而二氏之学，果有调和之余地乎？以吾观之，于善的一面都无调和之余地，于坏的方面，则融洽乃至易也。何者？由罗氏之推论，归于一切皆虚，然怀疑至极，终难舍我，要知我执至深，随情即发，纵理论若何深刻，此我终不能化，罗氏既于哲理，一面破坏所谓人之实在也，然而仍复主



张改造，主张进化，我既虚伪，改造奚为？故知其非真能忘我也。由我见之存，则柏氏直觉之说即可乘机而入。其必曰：“一切皆假，唯我是实，但凭直觉，无为不可。”以罗氏之理论，加入柏氏之方法，自兹而后，由怀疑而武断，由武断复怀疑，于外物则一切皆非，于自我则一切皆是；又复加以科学发达以来，工业进步，一面杀人之具既精，一面贫富之差日远，由兹怨毒潜伏，苦多乐少，抑郁愤慨之气，充塞人心，社会人群既无可聊生，从而主张破坏，主张断灭，机势既顺，奔壑朝东，是故吾谓二氏之后，必有风行一时之虚无破坏断灭派出世也。

诸君！诸君！此时非远，现已预见其倪，邪思而横议，横议而狂行，破坏家庭，破坏国家，破坏社会，破坏世界，兽性横流，天性将绝，乃至父子无亲，兄弟相仇，夫妇则兽合而禽离，朋友则利交而货卖。当斯时也，不但诸佛正法滞碍不行，即尧舜周孔所持之世法亦灭亡净尽，人间地狱，天地铁围，危乎悲哉！吾人又当思之，宗教果无死灰复燃之日乎？吾意当彼支离灭裂之际，人心危脆，必有天魔者出，左手持经，右手持剑，如谟罕默德之徒，芟夷斩伐，聚歼无辜；又必有若秦始皇坑焚之举，今古文献，荡灭无余，以行其崇奉一尊之信仰。何者？狂醉之思想，非宗教固不足以一之；纷乱之社会，非武力固不足以平之；而脆弱丧之人心，又至易以暴力宗教惕服之也。若是则全球尽为宗教暴力所压服，而人类黑暗之时代复至矣！罗素在北平末次讲演告我国人曰：“中国人切莫要单靠西方文明，依样模仿的移植过来，诸君要知西方文明到现在已经走入末路了，近几十年来引入战争一天甚似一天，到得将来也许被他那文明所引出的战争，将他那文明摧灭了。”此语之发，非无故也。吾人今日而不急起直追，破人类一切疑，解人类一切惑，除宗教上一切迷信，而与人类以正信；辟哲学上一切妄见，而与人类以正见，使人心有依，而塞未来之患，是即吾人之罪，遗子孙以无穷之大祸矣！诸君诸君，心其忍乎？

